

江西于都客家话动词后的“倒”

钟 小 勇

(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杭州 zxyyd@sina.com)

提要 江西于都客家话的“倒”在动词后可作动相补语、可能补语、时体助词等。“倒”常常和表大量的数量结构或表程度深的词语共现,“倒”可看作主观大量标记。

关键词 江西于都 客家话 “倒” 持续 主观大量标记

于都县位于江西省南部,地处东经 115°11'—115°49'51",北纬 25°35'48"—26°20'53",东与瑞金、会昌二县接壤,南与安远县相连,西与赣县毗邻,北与兴国、宁都二县交界。总面积 2893 平方公里。(谢留文 1998)

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(第 2 版)(2012)中,于都全县通行客家方言,属于客家方言于桂片。本文记录的是于都县桥头乡客家话,发音人钟珩声,男,1947 年生,桥头乡乡政府退休人员。该方言也是笔者母语,部分语料自拟,经发音人钟珩声核实。

壹 于都客家话动词后的“倒”

于都客家话动词后的“倒”可作动相补语、可能补语、时体助词。

1.1 “倒”作动相补语 表示结果。例如:

①渠与人家打倒哩他被人打了。

“倒”作动相补语表主语受损,常见的动词有“打、踢、碰、烫、醉、累、扭”等,“倒”后常有表完成的时体助词“哩了”。“倒”后的宾语可有可无,宾语与主语往往存在领属关系,例如:

②我个脚踢倒哩我的脚被踢了。

③我踢倒哩脚我的脚被踢着了。

④渠与车碰倒哩他被车撞了。

“倒”主要用于②意念被动句、③领主属宾句或④一般被动句,主语“我、渠他”可看作历者或受事。

1.2 “倒”作可能补语 句中可有宾语,一般前置,也可置于句末,例如:

⑤话渠唔倒劝不住他。

⑥a.坐得□[kan↓]多人倒能坐下那么多人。

b.坐得倒□[kan↓]多人能坐下那么多人。

“倒”作可能补语时,宾语位置还可以出现谓词性成分,一般是“□[kan↓]这么/那么/蛮+形容词”构成的状中结构,它也像宾语一样,一般前置,也可置于句末,例如:

⑦洗得□[kan↓]干净倒能洗那么干净。

如果将“倒”删去,则不再表可能,如“洗得□[kan↓]这么/那么干净”表示状态或程度,或不可接受,因此,“倒”是可能补语。

1.3 “倒”作时体助词

⊖表示完成。主要构成“(NP 施事)+V+倒+NP”格式,例如:

⑧看你吐倒一地下个骨头看你吐了一地的骨头。

⑨渠□[tɕiəŋ↓]倒一个赖子她生了一个男孩。

⑩手□[·nəŋ]啮倒□[kan·]多包手上咬了很多包。

“倒”相当于普通话词尾的“了”,表完成。“倒”后一般不能再跟表完成的“哩”,主要用于过去时。“NP”一般带数量结构,如果不带数量结构,句子一般不成立。

于都客家话“倒”表完成的用法是由动相补语进一步虚化而来的,因而两者有时较难区分(江敏华 2018)这里根据“倒”是否相当于“了”、“倒”是否可换成表完成的“哩”、“倒”后是否出现或可否添加表完成的“哩”等来区别。比较举例如下:

⑪渠扭倒哩腰骨他扭伤了腰。

⑫渠正□[tɕiəŋ·]倒一个赖子她才生了一个男孩。

⑪中的“哩”一般不可删去,“倒”也不能换成“哩”,因此,“倒”是动相补语。⑫中“倒”后一般不能再添加表完成的时体助词“哩”,但“倒”可换成“哩”,因此,“倒”是时体成分,表完成。正是基于以上区别,笔者认为,于都客家话作动相补语的“倒”和表完成的时体助词,可以加以区分。

⊖表示持续。

1) 构成“V 倒(O)(来)”结构,可单独成句,后面可跟宾语,一般用于祈使句,例如:

⑬勾倒来低着头。

最常用的动词是表示身体姿势或身体动作的单音节动词,如勾、坐、歇躺、倚站、孵蹲、寝低着、与拿、按捧,这些动词具有[完成][状态]的语义特征(刘祥柏 2000a),即该动词既可表示动作,也可以表示动作完成后的状态,如“勾”是动作,该动作完成后的状态也是“勾”。“来”可以省略,但省略后语气更生硬、强硬。但笔者认为,不宜将“来”看作语气词,应将之看作助词,表目的,作用于前面的成分,即前面的成分是目的。由于用于祈使句,主语一般省略。

2) 构成“V 倒(O)(来)VP”连谓结构。它是由“V 倒(O)(来)”作前项构成的连谓结构,组成连谓句,例如:

⑭勾倒脑盖洗辫子低着头洗头。

这种句子前项所受限制或具有的特点与独用时一样。与独用时稍有不同的是,这种连谓句可用于表示一般常识或规律。于都客家话有类似的熟语“坐倒来食歇倒来消坐着吃睡着消化”,整个句子可看作两个连谓句构成的并列复句。这种用法的连谓句也常作宾语或主语,如:

⑮渠唔喜欢勾倒脑盖来洗辫子他不喜欢低着头洗头。

⑯歇倒来看电视会得近视躺着看电视容易得近视。

连谓句有“来”更自然,“来”也可省略,但如果前项很复杂,后项是光杆动词,则一般不能省略“来”。一般认为,连谓句中“来”后面的成分表目的(吕叔湘 1999: 345),但笔者认为,于都客家话中连谓句与其前项中的“来”用法一样,都表目的,而且都是作用于前面的成分。

于都客家话“倒”用于连谓句一般表示静态持续或存在,如果是动态持续或进行(方梅 2018: 26; 屈承熹 2005: 40; 陆俭明 1999),一般用“得”或“稳”如:

⑰捧得细人子去搞抱着小孩子去玩。

⑱行稳行稳就唔行哩走着走着就不走了。

“得”和“稳”不可替换成“倒”。动词“捧抱”后面可跟“倒”,如“捧倒细人子来抱着小孩”。用于非连谓句,侧重于表示动作完成后的持续。

下面看其他方言动词后的“倒”,客家话基本上有上述两种结构。一般也将其中的“倒”看作表持续(刘纶鑫 1999: 735; 吴福祥 2002; 罗自群 2006; 项梦冰 1997: 183-188; 郭必之、林华勇 2012)。

石城客家话(温昌衍 2015)“倒”,作者认为表趋向(“倒₁”)。例如:

⑲渠寝倒,脑袋他勾下了头。

⑳坐倒₁来写坐下来/下去写。

笔者认为“倒”表持续。“倒”具有趋向义主要限于祈使句。如果不是祈使句,则动作趋向义非常弱(袁毓林 1992)。其次,“倒”与趋向补语意义存在明显差异,例如:

㉑a.坐下来,倚起来坐下来,站起来。

b.*坐下来,倚倒₁来*坐下来,站着。

c.坐下来,倚起来,倚倒来坐下来,站起来,站着。

d.坐下来,坐倒₁来坐下来,坐着。

㉑a中的“坐下来”和“倚站起来”为两个相反的动作先后发生。c“坐下来”以后是坐着,只有“倚站起来”以后,才能保持“倚站”的状态,而不能直接从坐着到站着,因而b不可接受。如果认为“倒”是趋向动词,则同一动词后接“倒”和趋向动词时,“倒”和趋向动词表示的趋向义应一致,因为动词和趋向动词之间具有选择性,否则“倒”就无固定的趋向意义,会引起随意解读。c“倒”如果表示“起来”义,则站起来后再站起来令人难解。d“倒”如果表示“下去、下来”,坐下去后再坐下去也不合常理。总之,“倒”与趋向补语意义上存在明显差异,“倒”不宜看作表趋向。只有表示身体姿势的少数几个动词,如“坐、倚站、歇躺、孵蹲、寝低着、勾”等,其后的“倒”才可能表趋向意义,而且它们还可作持续解。而且,即使是表身体姿势的动词,其趋向义并不一致,如“倚站倒”表示“往上”义,而不是“往下”义。从这个角度看,将“倒”看作表趋向概括性不够。因此,笔者认为宜将“倒”看作表持续,而不是表趋向。

六安丁集江淮官话(刘祥柏 2000b)。作者将丁集话“坐倒勒”“坐倒吃”中的“倒”看作表示完成并持续,笔者认为重点在于表持续。柯理思(2006)认为“V倒来”中的“倒”表示动作达成(实现)体貌,江敏华(2018)看作完成或达成义,也都只关注了“V倒来”从未V到V的变化,而未关注持续。

3) 构成“NP 施事+V+倒+NP”结构。例如:

㉒渠今晡日着倒一身个新衫服他今天穿着一身新衣服。

㉓老李戴倒一副眼镜老李带着一副眼镜。

㉔渠骑倒一□[sən ɿ]烂单车,蛮得意个样子他骑着一辆自行车,很得意的样子。

施事主语一般不可省略,如果省略,可能会与下文所说的存现结构混淆。动词表示的动作要具持续性。宾语要带数量结构,如果不带数量结构,就不能使用“倒”。而且一般表示过去发生的事,如果表示将来发生的事,一般用于祈使句,句尾一般要加“来”。

4) 构成存现结构。“倒”置于动词后,组成存现句。例如:

㉕竹篙□[·nəŋ]晒倒两三件衫裤竹竿上晒着两三件衣服。

㉖路头□[·nəŋ]爬倒蛮多蚁公路上爬着许多蚂蚁。

㉕表示静态持续或存在,表示人晒完衣服后,衣服处于“晒”的状态。㉖表示动态持续或进行,表示说话时蚂蚁正在进行爬的动作。仅是有生命的存现宾语,才可能表示动态进行。但即使如此,有时还是较难判定,例如:

㉗a.挤倒一厦子个人挤了一屋子的人。

b.倚倒一厦子个人站了一屋子的人。

很难判定站着是表示静态持续还是动态。相比较而言,㉗a的动态性要强于b,因而静态持续和动态进行之间应存在其他状态。

存现宾语一般要带数量成分,而且存现宾语一般不能省略,除非出现在答话中,例如:

㉘a.我个衫服在乃啦我的衣服在哪里?

b.竹篙□[·nəŋ]晒倒竹竿上晒着。

存现结构与“NP 施事+V+倒+NP”结构主要在于主语的不同,前者是处所主语,后者是施事

主语 如果没有主语 则会产生歧义 如“戴倒一顶帽子戴着—顶帽子”既可能是“NP 施事+V+倒+NP”结构 可变换为“渠戴倒一顶帽子他戴着—顶帽子” 也可能是存现结构 可变换为“脑盖□[·nəŋ]戴倒一顶帽子上头顶着一顶帽子”。

③ “倒”表完成与表持续之间的关系。表完成的“倒”与表持续的“倒” 都可构成“NP 施事+V+倒+NP”结构。“倒”表完成还是表持续 仅是着眼的角度不同 例如:

②a. 我正养倒几隻子鱼子 都卖掉哩我才养了几条鱼 都卖掉了。

b. 我正养倒几隻子鱼子 都还细我才养了几条鱼 还很小。

②a 着眼于养鱼的事件已完成,“倒”表完成 b 着眼于养鱼的事件正在发生,“倒”表持续。

如果动词表示的动作可持续 即动词具有[完成][持续]的特征 则“倒”既可能表持续 也可能表完成 但只有该动词还可以表示“获得”义 才能表示完成 比较:

③a 渠戴倒一顶帽子他带着一顶帽子。

③b 渠晒倒一禾坪个花生他晒了一坪的花生。

“戴”和“晒”都具有[完成][持续]的特征 如可以说“他戴上了帽子 头上戴着帽子”,“他晒了花生 坪里晒着花生” 但“晒”还可表示获得义 即具有[完成][持续][获得]的特征 因而③a的“倒”表示持续 而③b的“倒”既可表持续 也可表完成 是一个歧义句 可构成歧义的动词还有“放、蒸、畜、栽”等。

1.4 “倒”可看作主观大量标记 于都客家话“倒”表完成时 后面的宾语要带数量词语 而且常常是表大量的“□[kan↓]这么/那么多”“蛮多”“—+NP”(表全量)等 例如:

④a. 漏倒一盆个水滴了一盆的水。 b. 漏倒滴子水滴了一点水。 c. 正漏倒滴子水才滴了一点水。

如果省略数量结构 则不说。④b “滴子水”从绝对量上看不是大量 但作者主观上认为“滴子水”也是不少 可看作主观大量标记 但这是从使用频率角度而言的。c “倒”也可以标记主观小量常与“正才”共现。这一点上,“倒”与同表完成的时体助词“哩”构成一定的对立 比较:

④a. 剥倒□[kan↓]多豆子。 * 剥哩□[kan↓]多豆子剥了那么多豆子。

b. 冇几多 正剥哩半碗子。 冇几多 正剥倒半碗子没多少 才剥了半碗。

如果宾语表大量 一般只能用“倒” 不能用“哩”。如果宾语表小量 一般用“哩” 也可以用“倒”。由此看出,“倒”可看作主观大量标记 但“哩”是典型的主观小量标记。

此外,“倒”表持续时 其后的宾语也常常带“□[kan↓]这么/那么多”“蛮多”“—+NP”(表全量)等表大量的成分 如:

④a 倚倒五六个人站着五六个人。

④b 着倒一身个新衫服穿着一身的新衣服。

前文分析“倒”作可能补语时 前面的形容词性成分要带“□[kan↓]这么/那么”“蛮”等程度副词 如:

④c 洗得蛮干净倒能洗那么干净。

④d 写得□[kan↓]好个字倒能写那么好的字。

如果省略“蛮”“□[kan↓]这么/那么”等 则句子不成立。如果省略“倒”,“蛮”“□[kan↓]这么/那么”等可以省略。由此看出,“倒”作可能补语时 要和“蛮”“□[kan↓]这么/那么”等程度副词共现,“蛮”“□[kan↓]这么/那么”都是表程度较深的副词 与大量具有共通性 从这个角度看,“倒”也可以看作主观大量标记。

贰 结语

于都客家话动词后的“倒”有三种功能。第一 作动相补语 表结果 构成表主语受损的句子 而且后面常带表完成的时体助词“哩”。第二 作可能补语 是由动相补语加上可能补语标

记“得”(肯定)和“唔”(否定)构成,宾语或谓词性成分一般前置。第三,作时体助词,表示完成或持续。表完成后面一般不加表完成的“哩”(如果宾语表小量,“倒”可换成“哩”);表持续相当于“着”,主要构成祈使句、连谓句和存现句等。表完成和表持续的“倒”,后面的宾语常常带“□[kan˨˩]这么/那么多”“蛮多”和全量成分等表大量的成分,作可能补语的“倒”要和“□[kan˨˩]这么/那么”“蛮”等表程度深的词语共现,因此,“倒”可看作主观大量标记。

参考文献

- 方梅 2018 《浮现语法——基于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研究》(北京)商务印书馆
- 郭必之、林华勇 2012 廉江粤语动词后置成分“倒”的来源和发展——从语言接触的角度为切入点,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13.2
- 侯精一[主编] 2002 《现代汉语方言概论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
- 江敏华 2018 《客家社会生活对话》中“到₃”、“到₅”功能的重叠及其与台湾客语的比较,《台湾语文研究》第1期
- 柯理思 2006 论十九世纪客家话文献《启蒙浅学》中所见的趋向补语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7.2
- 刘丹青 2019 “到”字语法化的新去向——吴江同里话的条件标记及主观大量标记“到”,《语文研究》第2期
- 刘纶鑫[主编] 1999 《客赣方言比较研究》(北京)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- 刘祥柏 2000a 汉语方言体貌助词研究与定量分析,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
- 刘祥柏 2000b 六安丁集话体貌助词“倒”,《方言》第2期
- 陆俭明 1999 “着(·zhe)”字补议,《中国语文》第5期
- 罗自群 2006 汉语方言读上声的持续标记“倒”,《语言研究》第3期
- 吕叔湘[主编] 1999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(增订本)(北京)商务印书馆
- 屈承熹 2005 《汉语篇章语法》,潘文国等译,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
- 温昌衍 2015 石城客家话中做补语的“倒”,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
- 吴福祥 2002 南方方言里虚词“到(倒)”的用法及其来源,《中国语文研究》第2期
- 项梦冰 1997 《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》(北京)语文出版社
- 谢留文 1998 《于都方言词典》(南京)江苏教育出版社
- 袁毓林 1992 祈使句式“V+着!”分析,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4期
-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、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2012 《中国语言地图集》(第2版)(北京)商务印书馆

On the Functions of the Post-verbal *Dao* 倒 in Hakka Dialect in Yudu County, Jiangxi Province ZHONG Xiaoyong

Abstract In the Hakka dialect in Yudu county in Jiangxi province, the post-verbal *Dao* 倒 can be a complement expressing Aktionsart, a complement of possibility modality, and a TAM particle, etc. It usually co-occurs with Num-CI constructions, esp. those denoting large quantity or high degree. It may be regarded as a marker for subjectively rendered large quantity.

Keywords Yudu county in Jiangxi province, Hakka dialect, *dao* 倒, continuity, the marker for subjectively rendered large quantity